

苏缨  
●  
著

# 纳兰典评宋词英华

(北宋卷)

容若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对前人诗词的寻章摘句与点评之中，  
他并不期望、也并不认为世人会认同他的眼光，  
他只把这些摘选与笔记作为私人语境下的一种珍藏。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苏缨  
●  
著



# 纳兰词英华

(北宋卷)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兰典评宋词英华/苏缨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12  
ISBN 978-7-5613-4543-6

I. 纳… II. 苏… III. 宋词--文学欣赏 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4904 号

图书代号: SK8N1284

上架建议: 畅销书 诗词赏析

## 纳兰典评宋词英华

著 者: 苏 缨

特约编辑: 伍 志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插图设计: 许 宁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30 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543-6

定 价: 24.80 元

容若的选评后来并未流行  
这似乎是一件大可怪异的事情  
大约一来是私人语境缺乏与大众心理的呼应  
二来就是天才所注定要承受的曲高和寡吧  
委婉蕴藉敌不过简单直白  
上乘意境敌不过格言口号  
山越高，能登上的人就越少



## 目录

纳兰典评宋词英华·北宋卷



### 序 / 004

#### 1 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 / 007

——秦观《浣溪沙》（漠漠轻寒上小楼）

#### 2 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 / 017

——秦观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（雾失楼台）

#### 3 醉乡广大人间小 / 027

——秦观《醉乡春》（唤起一声人悄）

#### 4 一波才动万波随 / 033

——黄庭坚《诉衷情》（一波才动万波随）

#### 5 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 / 043

——苏轼《永遇乐》（明月如霜）

#### 6 此际宸游，凤辇何处，度管弦清脆 / 092

——柳永《醉蓬莱》（渐亭皋叶下）

#### 7 情色宋词 / 102

##### 121 顾我风情不薄，与君驿邸相随

——越娘《西江月》（一自东君去后）

##### 122 伤高怀远几时穷，无物似情浓

——张先《一丛花令》（伤高怀远几时穷）

##### 123 几重山，几重水

——张先《碧牡丹》（步帐摇红绮）

##### 124 更隔蓬山几万重

——宋祁《鹧鸪天》（画毂凋鞍狭路逢）

##### 125 水精双枕，傍有堕钗横

——欧阳修《临江仙》（柳外轻雷池上雨）

##### 126 留取待春深

——欧阳修《望江南》（江南柳，叶小未成阴）

⑥ 拣尽寒枝不肯栖 / 052

——苏轼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（缺月挂疏桐）

⑦ 天涯何处无芳草 / 059

——苏轼《蝶恋花》（花褪残红青杏小）

⑧ 家在西南，长作东南别 / 070

——苏轼《醉落魄·离京口作》（轻云微月）

⑨ 若有知音见采，不辞遍唱阳春 / 078

——晏殊《山亭柳·赠歌者》（家住西秦）

⑩ 年少抛人容易去 / 087

——晏殊《玉楼春》（绿杨芳草长亭路）

⑪ 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 / 131

——贺铸《青玉案》（凌波不过横塘路）

⑫ 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 / 140

——贺铸《鹧鸪天》（重过阊门万事非）

⑬ 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/ 145

——仲殊《南歌子·忆旧》（十里青山远）

⑭ 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 / 152

——周邦彦《少年游》（并刀如水）

⑮ 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黏地絮 / 160

——周邦彦《玉楼春》（桃溪不作从容住）

⑯ 出墙红杏花 / 163

——魏夫人《菩萨蛮》（溪山掩映斜阳里）





人们了解纳兰容若，大多是因为他的词，而事实上，容若的成就远不止此。在他生活的时代里，词只是小道，只是所谓艳科，儒学才是第一等的学问。容若依靠家世背景和自己一流的学养，汇编过一套大部头的《通志堂经解》，此书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案头必备的。

贯通古今的学术修养赋予了容若开阔的眼界和独立思考的精神，他对历代诗词名篇多有评述，从《诗经》直到明末诗词，从海纳百川到专主一家，以他自己的眼光筛选并议论前辈们最顶尖的作品，从不曾人云亦云、随声俯仰。

容若的点评，大多只是寥寥几笔，甚至只有三四个字，也没有什么飞扬的文采，并不像一些前辈评论家那样把这当成一件

工作或是一种事业，似乎也没有结集出版、流传于世的意思，倒更像是自己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，话都是对自己说的，不加修饰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些评选既不用考虑世俗的口味，也不会故作惊人之论，更不会形成什么成体系的文艺理论。自然，如此私人化的东西容若也不会轻易示人。

所以，这些评选在容若生前只有很少的人看过，现在史料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有顾贞观留下的零星记载。按照顾贞观的说法，有些时候他和容若一起谈诗论词，容若会把一些心得与议论中的妙语记下；另一些时候，容若会突然升起一些不明来由的忧郁，便信手翻阅古人的诗集、词集来纾解情绪，时而在书眉上批点一些什么。

容若的选评后来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，并没有迅速得到刊刻。有清代第一才女之称的顾太清收藏过这样一个抄本，爱不释手。她在一首诗里这样记录过自己的阅读感受：“但从旧典拈佳句，不向红尘觅解人。”顾太清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容若的孤独，并相信自己正是容若身后不多的解人之一。

我的这个推论可能有些过分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顾太清认为，

容若确实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对前人诗词的寻章摘句与点评之中，他的选评反映了他独特的审美素养，他并不期望、也并不认为世人会认同他的眼光，他只把这些摘选与笔记作为私人语境下的一种珍藏。

的确，容若的选评后来并未流行，这似乎是一件大可怪异的事情，毕竟以一代词宗的身份，以一分翩然侧帽的佳公子的眼光，所选必是精品，所评必是高论。细想其中的原委，大约一来是私人语境缺乏与大众心理的呼应，二来就是天才所注定要承受的曲高和寡吧。今天，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是蘅塘退士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这个选本原先只是一个儿童启蒙读本而已，是针对儿童的接受能力而专门设计的；流传最广的古文选本是《古文观止》，选编者和蘅塘退士一样，都是在诗文方面藉藉无名的人物，反而如钟惺、姚鼐这些文坛大家的选本很快便不为人知了。委婉蕴藉敌不过简单直白，上乘意境敌不过格言口号，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山越高，能登上的人就越少，歌伎都会唱出“若有知音见赏，不辞遍唱阳春”的话来，但这个“若”字若始终都是假设与期待，《阳春》很快便会失传。

普希金曾说诗要有贵族气，这句话可以有很多解释，是贵族的情操还是贵族的修养，或者是一种永远脱离大众的高雅？无论如何，诗和二人转多少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诗的审美体验是更深层、更含蓄的，需要动脑，需要感受，需要更多的时间、学养和阅历来慢慢消化。——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了，不是吗？

苏缨

2008年12月

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

秦观《浣溪沙》

【词人小传】秦观（1049—1100），字太虚，后来把字改成少游，号淮海居士，词集称《淮海集》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。秦观是高邮（今属江苏）人，元丰八年（1085）考中进士，元祐初年担任秘书省正字，兼国史院编修。秦观和苏轼交情很深，亦师亦友，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而在宋代党争当中，苏轼是旧党的灵魂人物，所以无论秦观有什么政治取向，别人都会把他当做旧党队列里的。在绍圣初年，旧党遭到清洗，秦观也受到牵连，被贬官监处州

漠漠轻寒上小楼，  
晓阴无赖似穷秋。  
淡烟流水画屏幽。

自在飞花轻似梦，  
无边丝雨细如愁。  
宝帘闲挂小银钩。



酒税，远谪郴州，又谪雷州，徽宗朝被赦还，但走到藤州就死掉了。

秦观虽然以词名盖世，但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色，所遭到的政治迫害与其说是政见问题，不如说只是受了苏轼的牵累。这样的事实也许会减弱一些秦观作品中的悲情色彩，也许反而会使其悲情色彩显得更浓，这就取决于读者的阅历、审美能力与角度了。

纳兰容若喜欢秦观的词，也喜欢秦观这个人。作为词人，容若最大的心愿便是和秦观、黄庭坚他们一起下到地狱去。我在《纳兰词典评》里讲过容若的一首《虞美人·为梁汾赋》，说的就是这样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。当然，这个“地狱”未必就是写实，而是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：秦观他们的词美则美矣，却总是被当做文学中的非主流，甚至还常常会招致名门正派的君子们的嘲讽。

那么，哪些人才会喜欢这样的非主流的词呢？有两种人：一是重情重义的人，二是豁达不羁的人。在秦观的时代里，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便符合这两个标准，他们恰好是政治上的一对死对头：苏轼和王安石。

苏轼喜欢秦观，这是很容易想见的，秦观位列“苏门四学士”，两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，民间更传说秦观是苏轼的妹夫，事情虽然八卦得很无稽，影子却是真的：这两个人确实亲密得很。苏轼曾经写信给王安石，附上秦观的作品，说这样的才子绝不能让他寂寂无闻，希望借助王安石的影响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秦观。王安石对秦观作品的感觉如果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惊艳，又知道秦观于佛学浸淫很深，笔下大有清空妙丽之气，相形之下，自己与苏轼倒显得庸俗可憎了。

但是，词艺中的秦观毕竟是一个离经叛道、我行我素的人，世人若非有苏、王那般的胸襟与眼界则难以欣赏与包容，就连与秦观齐名、并同样为容若激赏的黄庭坚对秦观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专门写过一首



诗来规劝，说秦观才华难得，故而逞才之时更须谨慎，搞得秦观老大地不高兴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：秦观写的爱情诗词实在太多了，而且这类诗词里还有太多逞才炫技的手法，可见他为了博取心上人的欢心下了多大的工夫，而这些因秦观而词史留名的女子大多是歌伎。于是，秦观的词便如同红学家眼里的《红楼梦》，是有无数本事需要细心索解的，比如下面这首《南歌子》：

玉漏迢迢尽，银潢淡淡横。梦回宿酒未全醒。已被邻鸡催起、怕天明。  
臂上妆犹在，襟间泪尚盈。水边灯火渐人行。天外一钩残月、带三星。

词意非常明显，写的是情人伤别，稍有诗词基础的人便能看出来。但是，除了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层隐意，这层隐意悄悄交代了词中女子的名字。这便使这首《南歌子》具有了两重属性：公众性与私密性。

所谓公众性，是说这首词可以公开发表，任何人都会把它当做一首抒写情人伤别的佳作；所谓私密性，是说在千万读者之中，只有了解某件私密故事的人才能从中读出另一层贴身的意思。关键就在词的最后一句：“天外一钩残月、带三星”。

“三星”并不是三颗星星，这句话看似平铺直叙，其实是用到典故的，即《诗经·唐风·绸缪》里的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”。《绸缪》本就是一首缠绵的情歌，在“三星在天”之后接着的是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？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？”——《诗经》是古代的必读书，所以，我们现代人由此而无法产生的联想在古人那里却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理解诗词，就有必要把自己代入古人的语境中去。

三星，其实就是参星，即参宿，古汉语三、参互通。《绸缪》里的“三星在天”“三星在隅”“三星在户”分别是指参宿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，

对应人间的时节便是十月、十一月和十二月，周代的这对情侣缠绵而愁苦，因为这三个月份都不是结婚的日子，仲春才是婚期。秦观用到这个典故，暗含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意思。

而另外的一层意思，“天外一钩残月、带三星”又是一则字谜，一个残月一般的弯钩上边点上三点，这是一个“心”字，秦观写这首词的时候正在蔡州做官，陷入了与蔡州名伎陶心儿的火热恋情。这首词，陶心儿自然是读得最懂的。“我还是宁愿相信，她的往事，只是为我而曾经透明过”，这样的一种情绪，是爱情，也是禅意。——宋代临济宗杨岐派的圆悟克勤大师的悟道诗这样写过：

金鸭香销锦绣帷，笙歌帐里醉扶归。

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

如果仅从字面上看，这是一首赤裸裸的情诗，但正是这首诗里点明了公众话语与私人话语的分别，以“佳人独自知”的私密无言而顿悟禅心。理解文艺作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把自己代入作者之内，二是把作品抽离作者之外。我们从《南歌子》里读出《绸缪》的隐喻，读出陶心儿的名字，这便是第一种方式；读出禅意，读出公众话语与私人话语之别，这便是第二种方式。纳兰容若在评点秦观词的时候，对《浣溪沙》（漠漠轻寒上小楼）给出了三个注释，《南歌子》便是其一，同是秦观所作的《水龙吟》是其二，这是以作者本人的其他作品来解读该作者的某一作品，第三个注释便是圆悟克勤的这首悟道艳诗了。以情证禅，以禅证情，以秦观证秦观，容若自己则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禅意吗？

作为注释之二的《水龙吟》也是秦观词作里非常有名的一首：



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朱帘半卷，单衣初试，清明时候。  
破暖轻风，弄晴微雨，欲无还有。卖花声过尽，斜是院落，红成阵、飞鸳甃。

玉佩丁东别后，怅佳期、参差难又。名缰利锁，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。  
花下重门，柳边深巷，不堪回首。念多情，但有当时皓月，向人依旧。

关于这首《水龙吟》，有过一则很著名的故事：一次苏轼和秦观会面，闲谈之间苏轼问起秦观近来可有新的词作，秦观便举了这个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。苏轼笑道：“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。”秦观问苏轼的新作，苏轼说道：“我也有一首说楼上之事，即‘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’。”旁边的晁无咎感叹道：“三句话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故事，奇哉！”

这则词话常被人用来阐释诗词语言的优劣：自然是简约为优、繁复为略，初学者也往往人云亦云。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。简约与繁复各有所长，对于苏轼的那三句话，如果读者根本不知道张建封燕子楼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能读得一头雾水，如果真如晁无咎所言，那么《长恨歌》显然就是最低劣的作品了，我也可以用“马嵬坡上雨霖铃”一句话说尽唐明皇、杨贵妃一段故事，奇哉！宗白华先生讲美学，说豪放与婉约一个是“骏马秋风冀北”，一个是“杏花春雨江南”，各擅胜场，于优劣没有可比性，这道理用在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再说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，即苏轼对秦观这首《水龙吟》根本是不明就里的，而这首词也同那首《南歌子》一样，记述着一段恋情，隐藏着一位女子的名字。

词的上片首句“小楼连苑横空”，下片首句“玉佩丁东别后”，分别藏了楼、东、玉三个字，这是秦观在蔡州的另外一段艳遇。那女子姓名婉、字东玉，是蔡州的一名营伎，有些版本在词牌之下还有一个词题：赠妓楼东玉，可见秦观这一番苦心孤诣是为恋人而发的。

《南歌子》《水龙吟》和《浣溪沙》（漠漠轻寒上小楼），三首词都写

于元祐年间，很可能也同是在蔡州时的作品，三首中艺术水平最高的无疑当属《浣溪沙》，不但容若将之列为选评宋词的第一首，历代诗词大家对之也多有推崇，而容若以《南歌子》《水龙吟》为《浣溪沙》作注，是否也暗示着它们的主题是相同的呢？一篇写给陶心儿，一篇写给楼东玉，另一篇写给谁呢？也许有人会责备秦观的薄情，但是，爱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爱上不同的人，而每一场爱情也都可以是撕心裂肺的。

这首《浣溪沙》似乎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撕心裂肺的感情，反而平平淡淡，像是想要说些什么，终于又懒得说了。也许这就是烟花熄灭的时候吧。正如有人说的，爱情原来是很像我们去观望的一场烟花。它绽放的瞬间，充满勇气的灼热和即将幻灭的绚烂，我们看着它，想着自己的心里原来有这么多的激情。后来烟花熄灭了，夜空沉寂了，我们也就回家了。

这首词的确平平淡淡，通篇都没有正面出现过的人物与直抒胸臆的情绪，除了意象的堆叠，也只有“上小楼”这一个很普通的动作而已，但是，一种若有还无的风神韵致却跃然纸上，无以复加。

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淡烟流水画屏幽。”上片只写了她一个上楼的动作，其余笔墨却完全写些不相干的东西：轻寒、晓阴、画屏，仅仅罗列了一些意象，作者到底要说什么，却不清楚。艺术之妙处，往往正在这有无之间。

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下片的前两句是宋词里第一等的名句，这是一联对仗句：落花是自在的，轻轻地飞，像梦一样轻；雨是细细的，绵长的，如同愁绪。这分明颠覆了传统语言，因为一般的比喻可以说梦似飞花、愁如细雨，秦观却反过来说，把两则平常的比喻化为神奇。这两句之后，镜头又转到了写实，窗帘被



挂钩挂了起来，这本来只是个很平常的场景，但一个“闲”字却再化平常为神奇——窗帘也好，挂钩也好，任凭怎么挂也不可能“闲”的，秦观却从这个意象捕捉到了一种意态，也许是词人自己的意态，也许是窗子里边那位女子的意态：似乎慵懒而寂寞，有些轻轻的伤感，有些淡淡的倦意。到了怎样的程度呢？轻轻的梦，轻如飞花；淡淡的愁，淡如丝雨。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就讲“情景交融”，这首词正是情景交融的最佳范例，字面说景而暗暗含情。

前人评秦观的词，说他的一大特色是平易近人而不着力，这首《浣溪沙》恰是一个典型。好像就是轻轻松松、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而已，没有慷慨高歌，没有沉郁顿挫，没有绮丽浓艳，没有超然脱俗，总之，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写作感觉，而意境自然而然、悠长而有无限的余味。这便是一种禅境了，淡淡写来，毫不着力，一着力便会落入下乘。

这首词，不写谁在梦、谁在愁，不写为何而梦、为何而愁，不写她如何梦、如何愁，只是以一些意象的巧妙堆积，含蓄地传达出了一种意态。这便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，与西方诗歌赤裸裸、浓烈烈的爱情宣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这种手法后来被美国一些诗人大为推崇，他们甚至从此改变诗风，不再直接抒情，而是以塑造意象来传达情感意态，于是形成了美国现代诗歌中大名鼎鼎的意象派。后来中国的朦胧诗兴起，诗人们从美国意象派取经，殊不知真正的源头却在自家的祖先那里。

意象派的手法是塑造意象而使意在言外，但纯粹的意象式写作手法是英语诗人学不来的，这是语言的天然差异所致。秦观这首《浣溪沙》可以说是意象式的作品，我们可以对比庞德的名作《地铁车站》(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)，全文只有两句：

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;

Petals on a wet, black bough.

这首诗的中译本很多，以杜运燮的译文最为流行：

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，  
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。

只是意象而已，到底诗人要表达什么意思，就需要读者各自揣摩了。但这个译文有个缺点，即用到“显现”这个动词，而原作的一大特色是完全不用动词。但庞德也许很不甘心，因为语言的天然差异，就算他不用动词，也不得不用到形容词和介词，而中国古老的意象派却可以完全使用名词来构造意象，典型的例子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又如“楼船夜雪瓜州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，还有前边提到的“骏马秋风冀北，杏花春雨江南”也是一例。作为意象化的表达手法来讲，这是很极端、也很巅峰的。

诗歌总是有传承、有交流、有发展的。常听人说“诗必盛唐”“词必北宋”，这话其实很没道理。古人普遍最推崇的诗是《诗经》，但这一来是因为传统的好古之风，二来是因为《诗经》在经学中的神圣地位。如果说起艺术作品的深度，歧义空间的扩大正是文艺作品提升深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。从这一点来说，《诗经》里的作品还是非常粗糙、非常原始的，虽然很有质朴之美，但这就像我们现代人欣赏原始人的住宅设计一样，欣赏归欣赏，距离产生美，但那毕竟无法和现代住宅相比。常见有人把《诗经》的艺术水准捧得太高，这是很没道理的。

唐诗宋词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就看秦观这首《浣溪沙》，下片名句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脱胎自五代冯延巳的“撩乱春愁如柳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”而大有胜之，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脱胎自南唐中主李璟的“手卷珠帘上玉钩”而更胜一筹。再看全词意象化的表